

如果不是那日饥不择食地推门而入,我可能要永远错过这家小店了。

小店开在一条不出名的小路上,门面不大,稍不注意就错过了。装修也极普通,玻璃橱窗上,霓虹灯打出几样招牌菜名,有几分港式路边摊的味道。比起隔壁“香飘万里”的网红螺蛳粉店,它实在太不起眼了。

吃过的人大都无法准确说出小店特色,因为菜式包罗万象:港式、东南亚、本帮、川菜……你想吃的都有。菜单上没有的,只要提前预订,厨房也能变着法子烧出来。有时候客人买了几只大闸蟹,顺手拎到店里也能蒸一蒸“堂吃”。对于这种奇特的现象老板娘抿嘴一笑:海纳百川嘛。道地的上海菜浓油赤酱,味道偏甜,一些新上海人可能不太习惯,还有的人喜欢辣一点或者口味重一点……众口难调,导致看起来五花八门。“但是,“老板娘收起笑容,正色道,“家常便饭是我们的特色。”

很多网红店开了关了,关了开,而小店已顽强生存16年之久。店主夫妻当初盘下这家店,连同菜色和员工,包括洗碗帮厨的前老板岳父母也一并接手过来。两位老人在转手之后的店里又干了许多年,直到做不动了才回老家。没有开业通告,没有

花篮庆典,老公做厨师长,老婆当餐厅经理,小店悄无声息地开张,润物细无声地浸入了居民们的生活。来的都是客,老板娘偏偏喜欢给客人立规矩,比如,不要多点菜,不能在店里抽烟。但也不限于此,我曾亲眼看到她追出来叮嘱客人:“爷叔,少吃点香烟,对身体不好。”老人点点头,掐灭烟头静悄悄地离开。

一墙之隔的螺蛳粉店则是另一番光景,每日人声鼎沸,顾客盈门,俊男倩女排队拿号,热闹非凡。2020年疫情来袭,小店生意一落千丈,焦急的老板娘决定向螺蛳粉老板求助。后者爽快地答应了,不仅将生意倾囊相授,还主动提出帮她卖鸡。双方联手研制出一款新品“沙姜猪肚鸡”,搭配了三种调料:红色的酸辣甜酱,绿色的沙姜味道,再加一个传统白斩鸡酱料。色香味俱全,不仅符合两家店的风格,还兼顾到新老上海人的口味,生意果然被带动起来。

同行不是冤家,是彼此的帮衬和提携。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让人很难想象之前发生过的一次“擦伤”: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因风味太过奇特,每逢饭点整条街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异味,“螺蛳粉”自开业七八年来,屡受附近居民的投诉。2018年

今年中秋节,我的手机收到一条希望互加微信好友的留言。出乎意料,留言者是失联多年的马巽伯伯的女儿。原来她在日本读到我去年7月29日发表在“夜光杯”上的一篇文章——《鲁迅日记》中的一家人》,我在文中讲述了马巽伯伯和家父李元龄长达半个世纪的厚谊,马巽伯伯的女儿读了以后倍感亲切,也勾起了她的许多回忆。于是,她想想方设法四处打听我的联系方式,颇费了一番周折,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通过在上海的朋友联系《新民晚报》,寻到编辑,这才辗转找到了我。一年多前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竟能让我在远在异国他乡的马巽伯伯的女儿取得联系,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也是意外之喜。

马巽伯伯的女儿在上世纪80年代赴日留学,自1987年起她就在父亲的母校——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担任研究员,从事耳鼻喉科的临床和教学工作,而她的哥哥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

夏,整条街所有餐店被迫停业整改。小店无辜躺枪,被处罚不能生油烟和任何异味,不能炒菜,煎个荷包蛋都不行。没有一句抱怨,为了生存下去,夫妻俩逼着自己改变,从“煎炒炸”往“轻油烟”发展,果断扔掉“炮台”(港式炒菜炉),再预订两个大蒸柜,重新装修厨房,打出“蒸煮炖,更健康,更美味”的招牌。但客人并不买账,听惯了锅碗瓢盆的交响曲,看惯了烈火烹油的烟火秀,品不来高山流水的寡

执教,也是庆应义塾大学的访问学者,兄妹俩客居日本已有三十多年。中秋之夜,我和马巽伯伯的女儿互发了很多微信,次日,又通电话聊了一个多小时,共同回忆了父辈的很多往事。她说,记得她小时候就跟父亲一起来过我家做客。那应该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彼时我家还住在北京朝阳区内大街“九爷府”。后来她在父母家也多次见过家父,“李叔叔个子高高的,印象特别深……”马巽伯伯的女儿刚满16岁就离家远赴内蒙古插队,她动情地回忆说:“‘文革’期间,父亲已年近古稀,因患病一只无法动弹,当时生活都难以自理,正在住院治疗,仍被勒令下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劳动。一次,父亲血压高达220,但造反派说他是‘牛鬼蛇神’,不让送医院,是当时干校医务室的李叔叔也就是你父亲,诊断他的病情笃重,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当机立断把他送到县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俩真可说是患难

## 文章发表之后

李成振

本日本原版期刊,上面经常刊登有关马巽伯伯早年在日本求学经历的文章。那时我正在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习,还曾把它们作为学习日语的课外读物。1919年秋至1921年春,马巽寄居日本福冈准备高考,其间负责给他补习英语的老师是郭沫若,负责照顾他生活起居的是郭沫若的夫人安娜。马巽从念大学预科开始就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学习,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破例应允他来旁听本科生的经济学原理等专业课程。他升入本科后又积极参加高年级和助教的研讨会,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经济学教授的得意门生。1983年,应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石川忠雄(曾担任首届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的邀请,马巽作为庆应中国校友的代表赴日参加了庆应建校125周年的校庆活动。

在马巽伯伯家的客厅墙上挂有一幅书法作品,是章太炎先生

之交!”我也忆及上世纪80年代初,在家里看到过几篇文章,上面经常刊登有关马巽伯伯早年在日本求学经历的文章。那时我正在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习,还曾把它们作为学习日语的课外读物。1919年秋至1921年春,马巽寄居日本福冈准备高考,其间负责给他补习英语的老师是郭沫若,负责照顾他生活起居的是郭沫若的夫人安娜。马巽从念大学预科开始就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学习,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破例应允他来旁听本科生的经济学原理等专业课程。他升入本科后又积极参加高年级和助教的研讨会,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经济学教授的得意门生。1983年,应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石川忠雄(曾担任首届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日方首席委员)的邀请,马巽作为庆应中国校友的代表赴日参加了庆应建校125周年的校庆活动。

就这样,我们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那些沉睡已久的记忆相继被唤醒,一桩接一桩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令人唏嘘、感慨……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马巽伯伯的女儿已有三年多没有回国了,我们相约疫情之后见面畅聊。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

## 一碟小菜滋味长

湘君

## 电梯有“话”说

马蔺荣

子夜时分,我终于可喘口气歇息,说说憋在心里的“话”了。

我叫电梯。虽然电梯厂“父母”生下我仅18个春秋,但我已相当于人类的耄耋老人了。幸好“父母”给了我们很好的基因,所以不仅至今还活着,而且从没有因先天不足而生大病动手术长时间躺倒过,更欣慰的是我现在还每天24小时为这幢32层大楼的六十多户居民提供上下下下的服务。

不过,我也很苦闷,那是由于我的年龄关系,许多老年性疾病都不请自来,力气也越来越小。

电梯和人不一样,我自身是没有免疫系统来保护自己的,全靠被我服务的人平时爱护和保养我。但这十多年来,一些人在使用我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护,相反对我身体的伤害却是够大的。比如把大大超出我承载能力的装修材料压在我身上,强行要我往上爬;比如不是轻轻地按一下我身上的按钮,而是用手指甚至铜钥匙戳,要知道我是不会因为你在按钮上力气用得猛或多戳几下就会上下得快一点,这样只会让我的内脏和脑子受伤……

至于对我的保养,虽然业主们都缴了电梯运行费,由物业请专业人员对我每星期体检一次,给我加加油、擦擦身子、调整一下姿势、更换几个易损件,但我毕竟

年龄大了,又有很多老伤,因此节节胳膊处,有的骨质增生,有的关节磨损了。还有脑子和心脏也有走神的时候。不久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要我停在11楼的,却不由自主地停在了7楼半,差一点酿成大祸。

前几天,听站在我身上的居民说,小区里的业委会准备通过业主大会投票的形式,动用维修基金,为我和其他大楼的兄弟电梯请最好的专业医院医生来诊治一次,我听后特别高兴。现在我天天盼望着那一天快些到来,并不停祈祷:最近千万要争气啊!不然,出了事故再来为我治病,那就晚了。亡羊补牢对我来说是不适合的,我们电梯要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哦,做中班的业主回来了,我又得工作了!



夜光杯



2016年冬,为鉴赏地球上最大的“霓虹灯”,来到了北极。到了5天,天天100%覆盖率的多云天气,搞得我们灰头土脸。天上的绿光没有看到,我们几个同行者的脸色倒是越来越绿了。最后一天,晚饭时分还是满天云层覆盖,据天气预报,目前覆盖率仍是100%!但又说,22时左右,云层覆盖率将下降到5%以下。我们一边慢慢地用餐,边盯住云层。17:30,终于,云层开始散开了,云缝间闪烁着星星,俏皮眨着眼睛,甚至还看到了羞答答的一丝弯月。耶!有戏!

我匆匆扒拉了几口,就顶着凛冽北风,开始在海湾边守着。气象预报真够准的,晚上10点左右,云开月出,果然满天星斗,好像那些云不曾有过。忽然看见灰白色的雾状物在天际渐渐积聚,骤然一亮,一小团绿色的荧光当空闪过,紧接着一条接一条的极光带由暗

摄影

渐亮在天空翻滚,波及整个海湾上空,大有压顶之势,漫天翠绿,令人惊叹!那极光带犹如真龙在天,翻腾飞舞;又像一支如椽巨笔,当空挥洒,时而笔走龙马,宽锋如扇,时而笔行涓细,针行其间尚裕左右。每一束的爆发,都如炬闪耀,忽明忽闪,忽来忽去,使人有腾飞在天感觉。正当我有点晕乎的时候,只见光带逐渐缩小,亮度逐渐减弱。灰色雾状物渐行渐远,倏忽间,空中归于宁静,只留下灰色的残余,渐渐隐灭在远处的天地之间。酒店经理告诉我,这是中等极光爆发,高爆发时会有红色、黄色的光彩。

极光渐渐远去,冰冷的海海边只留下我冻得僵直的身影,收拾着装备,但心中感觉无法形容。今夜注定无眠,SD卡中留下的232张影像够我倒腾至天明了。感谢上苍的眷顾,在回国前的最后一刻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淡矜持。而且疫情形势严峻,小店飘摇如汪洋中的一条小船。

苦撑数月,终于盼来了恢复营业的通知。小店的第一笔订单共计176元,来自隔壁小区的老客人,免除了全店“吃白板”的沮丧;之后,三三两两的订单多起来,地址都是熟悉的,还有已经搬到别处的老客人专门开车来取餐,生意渐渐有了起色。居民们对小店无声却有情的支持,夫妻俩感恩在怀,他们无以为报,只想做好一家后厨,照顾好居民的一日三餐。而对周围居民来说,尽一己之力拯救一家小店于困境,也是捍卫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十六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在诗中颂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

的一角,整体的一部分。小店与邻店之间休戚与共,小店与居民之间风雨共担,这些珍贵的双向奔赴关系,为小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维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从事餐饮三十余载,人到中年的夫妻俩对小店有着清晰的定位:没想赚大钱,只要付完房租水电人工有些盈余,能养活家庭就好。“我是真的喜欢做餐饮,享受这个状态,我打算一直做到80岁。”老板娘又笑了。敬业,勤恳,务实,既是做人的底色,也是经商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丝毫不怀疑,他们会变成未来的葱油饼爷叔和油墩子阿婆,这家小店,也将成为这座城市中一道亮眼的烟火。

小店的名字,就叫“小菜一碟”。

周未陪儿子逛书店看书时,在《临床常用中草药彩色图鉴》上无意看到了一个词条“独活”,脸上微微热起来。“独活”,中药材名,别名长生草,大活等。主产于湖北、四川等地。祛风除湿,通痹止痛。我突然醒悟到,它是一种中药材名,而不是我第一次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招牌上写着“独活”时理解的意思——当年我和友人旅行,在襄阳大街上第一次见到了“独活大药房”。

我远远指着牌子,满腹指责地说:“这个名字怎么起得如此毒啊?”我们一副满肚子墨水样地发了一阵议论,而后沿着高耸雄伟修葺一新的襄阳城墙转了起来,城墙外面的江水汹涌流着。意外与这个词重逢,我在更新自己狭窄的知识存量时,提醒自己行千里路时要多用眼睛观察,少张口评说。这一次脸红没有外人在场,还好还好。多年前的脸红是有陌生人在近旁的,现在想起来,也还好还好。

可别小瞧他。他虽然读书不多,可阅历丰富,品位很好的。”

这之后好些年我依旧不喜欢喝龙井,但心里一直记着饭店老板的话。有一年春天,公事家事纷乱的日子间隙,我去了一趟杭州。在人潮涌动的西湖边上,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位慈眉善目的当地老人热心地告诉我,坐公交车去龙井村吧。她陪我走到公交车站旁,提醒我到终点下车。

当时正值四月,公交车沿山路驶入一片满眼嫩绿的世界,仿佛全身心都变得清新起来。下车后走到了龙井村,在一翁姓的茶农家里喝到了我终生难忘的龙井茶。老人沏了两杯茶,我一边等茶叶泡开,一边和她聊天。她说龙井茶好喝,伺候茶园很是辛苦。她让我看了双手,长满老茧。当茶水入口时,我一下子想起饭店老板的话。沁人心脾的龙井茶一直在那里等着。我忘记芜杂,沉浸在一个黄绿世界,积攒着追逐美好生活的动力。

我们在认识书,茶,酒,曲,手工制品中的良品时,往往会因偏狭的理解或人世的浅显而浅薄。在夸夸其谈时,有个说真话的人站出来,该有多么的幸运。

在回家的路上,我将自己的两件往事讲给儿子听。听完后,他说:“爸爸,前几天我读到一本书,还嘲笑人家写错了。我兴冲冲地跑过去问你,你听完后说人家没错,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听完你的话后,我的脸也热了。”我看了他一眼,笑了。他也看着我,笑了。



独活

袁风